

# 世界经典 探案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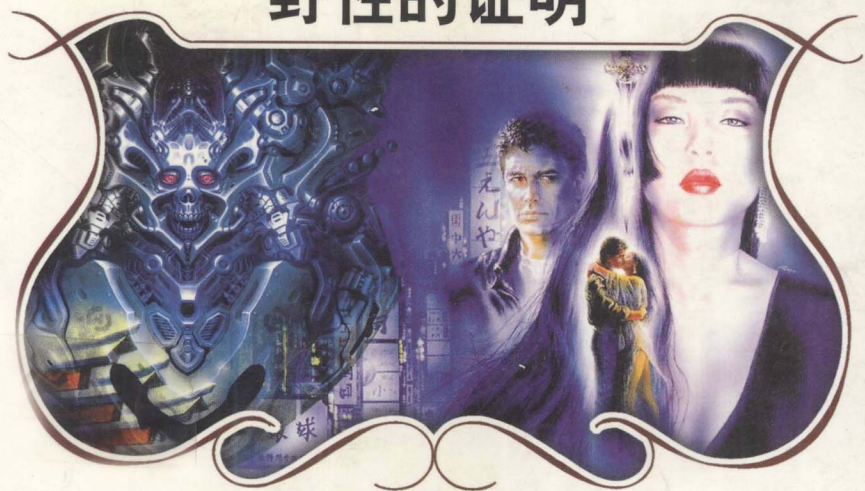
Shi Jie Jing Dian  
Tan an gu shi

集

[日]西村寿行著  
[日]森村诚著

## 涉过愤怒的河 野性的证明

夏燕 > 编译  
春华 > 编译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勇气+神奇+惊险+离奇即将与酷爱历险的人一起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中国社会出版社



# 探案故事

中国社会出版社

探案故事·集

涉过愤怒的河

改编 夏燕  
原著 西村寿行 [日]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 内 容 简 介

检查官杜丘突然莫名其妙地被诬告犯有强奸、抢劫罪，从而身陷困境。他因无法澄清事实不得不逃跑。

为了洗清罪名，杜丘开始寻找诬告他的两个人。可当他逃过警察重重包围，历尽艰辛找到他俩时，谁知他俩已被人杀掉。

但杜丘并没有放弃，他凭借顽强的信念，几入虎口，最终找到陷害他的元凶，同时也破获了一起扑朔迷离的谋杀案。

## 目 录

### 涉过愤怒的河

陷 阱 .....	( 1 )
魔 手 .....	(18)
狩猎“活人” .....	(29)
金毛熊 .....	(46)
逃 脱 .....	(70)
潜回东京 .....	(89)
大包围网.....	(105)
蜘蛛网.....	(124)
最后的堡垒.....	(139)
没有明天的战士.....	(147)

### 野性的证明

空旷的孤村.....	(157)
独裁的王国.....	(169)
花魁潭疑案.....	(185)
深夜造反.....	(203)

目 录

◎

颜色奇特的茄子·····	(212)
来自过去的特异功能·····	(221)
迂回的对手·····	(243)
可怕的假设·····	(253)
窒息致死的阴谋·····	(258)
野性的证明·····	(288)

## 陷 阱

“强盗！强盗！我看到那个强盗了！快跟我来。”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地跑到派出所来。

所里共有三个警察，冈本是最年轻的一个。他忙站起来，“强盗？”他边问边打量了这个不速之客。

“对，是强盗，就在那边。”

那个女人边喊边指着纷杂的人群，然后挤了过去。

此刻正是傍晚时分，新宿火车站西口的地下广场里熙熙攘攘。那个女人像条鱼似的在人群中快步穿行，到了一个角落，她忽然停下来，指着一个正在打公用电话的男子高声叫着：“强盗！他就是闯进我家的强盗！”

周围的人都惊诧地转过头来，那个男子也满脸惊异地放下话筒，回过头看着这个脸色发青的女人和她后面的警察。不过，他没有一点逃跑的意思。

“喂，请到派出所走一趟。”

冈本用手抓住那个男子的肩头，让他感觉到逃掉是不可能的。地铁的路口处是三教九流会集的地方，一个罪犯被受害者发现，并让警察带走，也不足引起人们惊奇。

那个高个子男子，被冈本拖拉着往前走，他边走边用充满了疑惑的目光注视着告发他的女人。

进了派出所，冈本对那个女人说：“好了，请您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说吧。”

“5天前的深夜里，”女人动了动干裂的嘴唇，微微颤抖地指着那个男子说，“就是他闯进了我的公寓！”然后，她转向冈本，说她叫水泽惠子，独身住在新宿火车站附近的西大久保公寓里。

“这肯定是误会，”那个男子用沉稳的声音说，“一定是你看错了人……”

看上去，他30刚出头，外表精干，目光机警，给人的感觉是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人。

是不是真抓错了人？冈本在观察那个男人，头脑中忽然闪过了这个念头。因为在这个男子脸上找不到一点可疑的地方，他的声音也很坦荡，这些让冈本不由得产生了动摇。

“是他，绝对不会错！”水泽惠子又伸出那细长的手指，像一把利剑一样指向那男子。

5天前的深夜，也就是9月12日，水泽惠子被安装在门锁上的暗铃给惊醒了，当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男子正把手伸向她枕边的小提包。她吓得喊不出来，便悄悄地拉亮台灯，那个男子一下挺直身子，然后又迅速地堵住了水泽惠子的嘴，她刚到喉边的喊声被堵了回去。

“你敢嚷，我就杀了你！”男子低声说，水泽惠子马上停止了反抗。

那个男子把水泽惠子反绑起来，抢走了她刚从银行取出的12万元钞票，并把枕边的绿宝石戒指也揣进口袋。

男子又抓住了水泽惠子，不顾她的抵抗，粗暴地掰开水泽惠子用力紧夹的双腿。

……



听完女人的叙述，冈本刚才可能抓错的内疚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厉声地问道：“姓名、地址？”

“请原谅，只有到警察署我才能说。”

那男子平静地回答。

“你……”

火暴脾气的冈本瞪起眼睛刚要发作，又把话咽了回去。那男子身上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威严，竟让冈本听从了他的要求。

可到了警察署，男子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你为什么不说出自己的姓名？”

小川警长问道，并用两只豹子似的眼睛上下打量这个人。

“我不说是有原因的，你们抓错了人，请尽快了结此事。”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小川阴冷地笑了一下，然后，递给那个男子一支香烟，像是在喂一只捉住的老鼠。

“如果是这样，”男子掏出了自己的香烟，“就只好请你把警视厅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找来。”

“矢村警长？”

小川那只点烟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愣愣地望着那男子几秒钟，很显然，他认识那个瘦高而又傲慢寡言的矢村。

“好吧，”小川思索了片刻，终于把手伸向电话机。

一个小时之后，矢村来了。

“怎么回事？你……”

矢村用那双山鹫一般锐利的眼睛看了一下男子，他习惯用这种眼睛看各式各样的罪犯，可眼前这个男子竟是东京地

方检察院刑事部检察官——杜丘。

“还是让这位刑警给你解释吧。”

杜丘说完苦笑了一下。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一位现任检查官被一个女子错认为抢劫、强奸嫌疑犯，所以，他不肯轻易说出自己的姓名。

“矢村警长——”小川说，“应该先弄清犯人的身份。”

“他不说是原因的。”矢村说道。

小川尽量压住心头的怒火，把事情经过向矢村讲了一遍。

杜丘默默地听着，这位矢村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三十五六岁，其貌不扬，像一条藏在朽木中伺机而动的蝮蛇。这么说并不过分，他追踪罪犯时的残忍与蝮蛇不相上下。

现在，他没有当着这位刑警的面说出杜丘的名字，也足见其谋略之深远。

“这么说这些都是你干的喽？”

矢村冷冷地盯着检查官问道。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杜丘的话里充满了惊异的成分。

“我谁都不相信。”

“……”

杜丘从矢村那冰冷的目光中感到一只山鹫正向他伸出利爪。不错，自己对矢村的某些做法十分反感，矢村也对他充满了厌恶。就在一个月前发生的那个案子里，矢村认为死者是自杀，而杜丘却认为死者是他杀，可这种分歧难道就成了横在他们之间的鸿沟了吗？

杜丘之所以叫矢村来，并不是让他来保护和帮助自己，

而是他认为只有矢村才能迅速处理好这件事。不管他们如何决定，也不管他们的观点如何不同，但杜丘完全相信矢村的干练和机敏。

可现在他已从矢村那冷冷的目光中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不利和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刑警又带进来一位职员模样的人，那人一见到杜丘，立刻站住，接着大嚷：“是他，就是他偷走了我的东西！”

“不管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的罪责是逃脱不掉了，”小川说道。“那天晚上，你先潜到这位寺町先生的公寓里行窃，在那里刚好和回家来的寺町打了个照面，然后逃脱了他的追赶。一个小时后，你又潜到了和他住在一条街上的水泽惠子寓室里……”

“这，”杜丘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简直是……”

“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矢村问。

“我没有证人。”杜丘有些神情恍惚，“我正在追踪那个案件的嫌疑犯，我当时好像在新宿的歌舞厅大街……”

“追踪嫌疑犯？”

“我要见你们的署长。”矢村毫无表情地说。

杜丘被关进拘留所。

“我们将从明天开始调查。”矢村说完就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杜丘闭上了眼睛，难道真有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吗？不，这不可能。

只要不是孪生兄弟，就不可能如此相似，而我杜丘是世上绝无仅有的。

可是，水泽惠子控告他犯有强奸罪，连那个叫寺町俊明

的男人也一口咬定是他偷了东西。在这两个强有力的证人面前，杜丘本人也觉得他们说得就是自己。虽然杜丘明明知道自己并没有做此事，那么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一定是在诬告。

——为什么要诬告呢？

杜丘不明白，他从没见过这两个人，也没有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审讯过，对杜丘来说，他们是两个毫无意义的陌生人。可是这两个人却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来，他们一定知道他杜丘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哪里，而且还费尽心心地算计过。“五天前的深夜里，没有人能够证明杜丘没有犯罪。”

——我该怎么办呢？

杜丘心中越来越不安，刚开始他以为找错人的事情解释清楚后可以一笑了之了，可现在要逃出别人布下的陷阱，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杜丘知道他找不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证人。

杜丘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可怕的报纸——醒目而又惊人的大标题：“在职检察官行窃强奸！”

人们一定会轻易地相信这报道的真实性，因为对方有两个证人，而自己一个证人也没有。人们会因为愤怒而不肯听被告的任何申辩。上司会为有罪的检察官在舆论界引起骚动而大发雷霆。

从自己是检察官来说，就可以预测出惩罚会有多么严厉。

事情是如此的简单，可是越是简单明了的东西，便越是难以攻破。也许自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放弃一切挣扎，承认犯罪事实，同时强调自己神经有毛病，请求减刑。

第二天下午，他被提了出来。



他的顶头上司伊藤检察长和矢村警长一起来了。

“真是糟糕透了，”伊藤看上去有50多岁，却保养得很好，一副红光满面的样子。“我还没让新闻界把消息捅出去。这可是我们检察厅始无前例的丑闻。”

“可是，检察长……”杜丘两眼直直地瞅着伊藤，大声地说。

“我知道。”伊藤有几分不耐烦，“就算你是清白的，谁给了你权利，让你在深夜里冒充刑警去跟踪?!”

“这是为了……”

“不！我早跟你说过，跟踪一类的事要交给专职刑警去干!”

“专职刑警不就是这位矢村先生吗？您认为他会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吗？去确认那次事件是他杀吗？”

“好了！”伊藤把手一摆，“不管怎样，我们现在要到您家里去搜查！”

“搜查？”

“我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将秘密进行调查。”

“好吧。”杜丘点了点头，“可是，既然是抢劫强奸案，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有什么必要……”

“这个案子现在除了几个上司之外，只有我和矢村君知道，一切都是私下进行，我们要尽可能地抓紧时间，所以我要请矢村和我一起。”

“原来如此。”

杜丘看看矢村，矢村目光依然冷若冰霜。

“把手伸出来。”矢村说。

“要戴手铐？”杜丘有些畏缩了。

“这是规矩，你应该知道。”



矢村拿出手铐，咔嚓一声，套在了杜丘的一只手上。

“矢村君，”伊藤有几分看不过去。“杜丘有我负责，这就免了吧。”

矢村解下了手铐。

杜丘的家座落在目黑区学艺大学车站附近。三年前母亲亡故后，他就一直过着单身生活。

下午三点钟左右，三个人坐着没有标记的刑警车来到这里。在车里，三个人谁都不说话，这让杜丘更加不安。伊藤不惜屈尊大驾来搜查，他为了什么呢？是担心万一在那里发现了成堆的赃物？……

矢村这时候在想什么？杜丘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自己不怀好意。

杜丘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住宅的门打开了。

“请随便检查吧。”

“要彻底查一下，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我们亲眼看见就放心了。”

伊藤一边说，一边把他身边的抽屉一个个拉出来，开始检查。矢村也打开衣柜，去翻衣服的口袋。

他们翻箱倒柜，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杜丘发现他们搜查的重点是在一些小的物件上，也许他们寻找的只是从水泽惠子那抢来的绿宝石戒指。杜丘倒是有一个戒指，那是母亲留给他的遗物。

起坐间检查完了，三人进入客厅。

周到细密的检查继续进行。

“这里有纸币！”伊藤掀起地毯，突然大声喊起来。他从地毯底下抽出了十来张面值一万日元的钞票。

“这是你藏起来的吗？”

“不是，我从来没有在那里放过钱……”

杜丘使劲地摇了摇头。

纸币正好是十张。伊藤拿着钱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把记在本子上的数字和纸币的号码一一对照。杜丘的脸变得苍白。

——这是圈套！

一瞬间，杜丘明白了。

“抢来的这些钞票恰好号码都是连着的……”

“这是圈套！”

“圈套？”矢村接过来问。

“你沾污了我们检察官的名誉……”伊藤说。

“上哪去？”矢村对往门口走的杜丘喝道。

“想吐。我不会逃跑的。”

事实上，他也确实有一些想吐的东西。

杜丘从客厅里出来，一眼就看见放在大门口的皮鞋，他把脚伸了进去。准确地说，打算逃跑的念头就是在穿上皮鞋的一刹那产生的。

他走出了大门。

街头那辆无标记的刑警车已被停放在前后的车辆堵住，无法移动。

他向车站跑去。

听到大门关闭的声音，矢村立即跑了出来，他看见了杜丘奔跑的背影。

“混蛋——”矢村嚷了一句，就向巡警车跑了过去。

到底为什么要逃，杜丘自己也不大明白。逃跑之后怎么办？他更没有时间去考虑。只是因为无法遏制的冲动，驱使

他迈出逃跑的第一步。

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要想生存，现在除了跑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车站附近，杜丘跳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一辆辆警车飞驰而过，杜丘知道，这正在布置紧急警戒线。

他似乎看到了矢村警长愤怒的脸，他一定后悔没有坚持给杜丘带上手铐。

杜丘付过出租汽车费之后，口袋里只剩下几个小钱了。

——必须想办法弄到些钱。

银行里倒是有点存款，可是身边却没有带存折。而且，即使带了，也不能贸然跨进银行的大门，这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要是肯忍痛贱卖的话，还可以把住宅出让，但这样必须从家中拿出房契和经过登记的印章。

同样，和同事、朋友联系也是十分危险的。

——难道就真的逃不掉了吗？

首先，今晚的吃饭和住处就使杜丘十分为难。现在最要紧的是设法填饱肚子，要是不想去乞讨的话，那就只有翻垃圾箱了，不过，这两样杜丘都做不出来。今天，杜丘总算了解到了逃亡生活的不易。作为检察官，他曾不止一次为追捕逃犯而煞费苦心，而今天，他真正尝到了逃犯生活中充满的危险和艰辛。

杜丘从品川换乘电车，一直坐到池袋。下车后，他混入人群，到处都可以看见警察的身影在晃动。

杜丘从西口向七号环行电车站走去。突然，他站住了。两名警察迎面走来，附近没有可以躲避的胡同。

杜丘知道，在第一线进行搜查的警察们，往往不是靠照



片，而是从他是否神态自若发现问题。

杜丘转身钻进了旁边的一家茶点铺。他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杯咖啡了。热咖啡立刻被端上来，杜丘把它捧在掌心，这温暖让他感到浑身冷得发抖。

警察从门外走过去了。

杜丘从来没感到警察的身影竟如此的可怕，不光是警察，连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当中若是有人向你伸手一指，说你是某某罪人，从此，一个堂堂男子汉就失去了自由的权利。

杜丘面临着选择的难题，继续逃跑还是“投案自首”。不逃跑，就会被当作罪犯关押起来，他必须逃跑，冲破那只黑手所布下的罗网。但是，他现在没有钱，而设法搞到钱，又会进一步触犯法律。

他站起身，打了一个公共电话，对方答应立即和他见面。

出了茶点铺，他一边注意躲着警察，一边向千早街走去。

看见写着江藤信箱的门牌，他停下来，按了门铃。

有人带他进了会客厅，一会儿，江藤来了。

“……杜丘检察官光临寒舍，真是万分荣幸。”50多岁的江藤，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好像在窥探着来客的心思。

“我是为了私事……”杜丘并不去看江藤。“我有事路过这里，所以……”

“啊，啊。没关系。”江藤脸上现出了笑容，“陪我喝一杯好吗？”

“好。”杜丘看着江藤拿着威士忌，点了点头。

“我是刑事律师，你是检察官，不过在这里，我们谁也